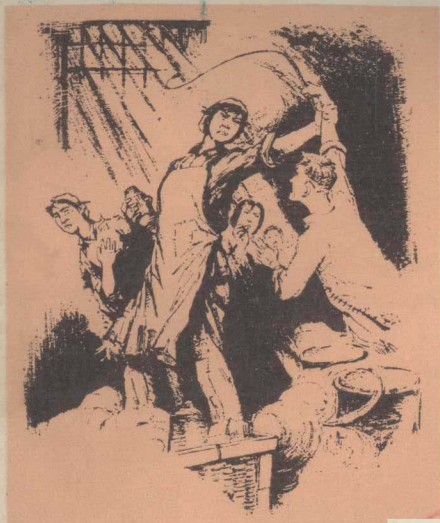




678

满腔仇恨话当年

——三明纺织厂工人家史选



三·史·丛·书

满腔仇恨话当年

——三明纺织厂工人家史选

三明纺织厂工人业余写作组 编写
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编写组 编写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三·史·丛·书

满腔仇恨话当年

——三明纺织厂工人家史选

三明纺织厂工人业余写作组 编写
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编写组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4年4月第1版

1974年4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73·48 定价：0.21元

目 录

苦大仇深 红心向党

——老工人周仙娣家史..... (1)

满腔仇恨话当年

——老工人张忠发家史..... (18)

历尽风霜心更红

——退休老工人鲍秀英家史..... (29)

给孩子补上一课

——老工人王根娣谈家史..... (43)

从流浪儿到革命战士

——老工人杨厚泽谈家史..... (56)

养成工的血泪

——老工人孙荣娣家史..... (70)

重重仇恨记心间

——老工人杭学银家史..... (86)

病的遭遇

——老工人周根娣家史..... (102)

苦大仇深 红心向党

——老工人周仙娣家史

夜里，厂党委会议结束了。党委委员、老工人周仙娣在回宿舍的路上，脑子里还在想着自己在会上的发言：“林彪反党集团妄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，我们工人阶级坚决不答应！”越想越激动。回到家里，她象往常一样，开亮电灯，戴上老花眼镜，打开《毛泽东选集》，聚精会神地读着。过一会儿，突然空中雷电交加，下起了暴雨，宿舍区的电灯暂时熄灭了。她点起马灯，继续学习。夜深了，但她毫无倦意。“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，因为工人阶级最有远见，大公无私，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。”读着读着，她陷入了深思……

周仙娣就是这样一个热爱毛主席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工人。她对党对毛主席具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。毛主席的号召，她领会得快，执行得坚决。她学习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，具有一股工人阶级所特有的认真劲儿，一点也不马虎。

周仙娣出生于工人家庭，具有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和革

命精神。在旧社会，她历尽苦难，倔强斗争；在新社会，她朝气蓬勃，勇往直前。她的遭遇和经历，也是千千万万纺织工人的遭遇和经历。

当童工受尽煎熬

周仙娣老家在上海，爸爸是徒工出身的印刷工人。妈妈是纺织工人。伯母、婶娘、三个姑姑和两个堂嫂也都是纺织工人。两代亲人分布在十几个工厂里做工，历尽风霜，饱经苦难。一九二五年一月，周仙娣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工人家庭里。

爸爸十几岁就进厂当学徒，是在苦煎熬中长大的。妈妈六岁那年，在码头做搬运工的外公，因积劳成疾，终于病死了。第二年，外婆也因得肺病去世。妈妈成了孤儿，才七岁就到了周家。长大结婚后，夫妻俩拼死拼活的干，过的还是半饥半饱的生活。

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以后，爸爸失业了，妈妈的工钱又少，家里连原来半饥半饱的日子都难以维持下去。六个弟妹中，已经饿死病死了三个。这时七周岁多的小仙娣，看到家里没米下锅，弟妹又哭着叫喊肚子饿，就对妈妈说：“妈，我也到工厂做工去。”妈妈望着仙娣那一副认真的神情，心里想，多么懂事的孩子呀！可是，再看看她那骨瘦如柴的身架，真是心如刀绞：“孩子，你还小，等长大了再去做工吧。”

“我不小了，兄弟姐妹当中，我最大哩。”仙娣说着，搬来了一张小木凳，“妈，听奶奶说，你七岁的时候，就垫着个凳子摇纱了。”

“阿仙，乖孩子……”妈妈紧紧地把女儿搂在怀里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小仙娣进了附近的一个湖丝栈去学打盆。每天凌晨三点就得进工房，将茧子倒进开水锅里，煮胖后捞起来，送给上手师傅去抽丝。每天十几个钟头在开水锅里捞蚕茧，两只手被烫得由红变白，由白变红，表皮脱了一层又一层，钻心地痛！老板不顾工人死活，工房又矮又窄，蒸气腾腾，茧臭冲鼻，闷热得象个蒸笼。要是谁憋得昏过去了，狠心的老板就叫工头用铜板给她刮刮痧，刮醒来，就逼着继续做生活。象仙娣这样的小童工，每天从凌晨三点做到下午七点，整整做了十六个小时，才能拿到一角钱。老板是个连脚指头都会拨拉算盘的吸血鬼。三伏天，工房里象火烤一样，下午无法干活，老板便想个绝招，午后两点收工，只发半天工钱，还假惺惺地说：“早点下班，免得热出病来。”小仙娣垫着凳子干了十一个钟头，只能拿到五分钱！

工人一天做到晚，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。有的女工只好把婴儿带进工房，放在缫丝车的箱子下面，趁“管车”（工头）不在的时候，给孩子喂奶。有一天，仙娣正在煮茧子，师傅的婴儿饿得大哭起来，师傅手上的生活停不下，仙娣忙放下手中活，走到车前去哄婴儿。谁知管车偏在这时闪进了工房，她一看锅里的茧子煮烂了，就恶狠狠地冲过来，朝着仙

娣劈头打了两下耳光，嘴里骂道：“死鬼，看你贪玩！”

“谁贪玩，你就不看看人家的孩子要饿死了！”仙娣捂着被打得火辣辣的脸腮，倔强地顶了一句。

“哼，煮烂了茧子，还敢嘴硬！”话音未落，管车用捞茧的勺子舀起一勺开水，朝仙娣猛泼过来。仙娣的手上立即被烫起了一串串水泡。她愤怒地瞪了管车一眼，便跑开了。

“我看你跑！”管车用力将铜勺朝仙娣扔过去，幸亏仙娣闪得快，才没被砸着。这时周围许多工人都忿忿不平地叫起来：“才多大的孩子呀，怎能这样打她！”

管车不敢再打了，但还不肯罢休，临走时还骂道：“这回便宜了你，只罚你三天工钱，下次再煮坏茧子，当心我煮烂你的肉！”

湖丝栈的茧子，就是这样用童工的血泪煮出来的！

冬天，湖丝栈关门了。穷人手停嘴也停。仙娣又和六岁的妹妹一道，到一家工场去拣纱头。那年头，拣纱头的穷孩子很多，去得迟了，就没有生活做。姐妹俩每天凌晨三点就要赶到工场门口，抱个筛子，占个位子，等到八点工场才开门。仙娣家住在大场象仪港，离工场很远。为了多拣些纱头，中午也不回家，姐妹俩就在油腻、肮脏的飞花堆旁，吞几口沾满棉花的冷饭。这样一天拣到晚，只能挣到八、九个铜板。

一天凌晨在工场门口等生活时，天空飘着大雪，仙娣和妹妹衣衫又单薄，肚子又饿，冷得浑身直发抖。妹妹跺着光脚丫，哆嗦着说：“姐姐，我冷！”这时候，仙娣把妹妹一

把拉过来，抱在胸前，想替她暖暖身子。可是，她自己身上也是冰凉冰凉的！她那双被蜚水烫得象红萝卜似的手，到了冬天就裂开一条条口子，流着血水。当她用手拭妹妹脸上的泪水时，血和泪混合在一起。

姐妹俩就在那令人窒息的飞花厂里熬过了整整三个年头！

铁蹄下横遭欺凌

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，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灾难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深仇大恨。

一九三七年“八·一三”那天，日本侵略者象一群疯狗饿狼一样扑向上海市区，到处烧杀抢掠。他们经过象仪港时，一路放火烧房屋；邻近的张家宅惨遭屠杀，每家都有人被打死。仙娣舅公一家五口都被杀害。乡下呆不住了。爸爸妈妈忍痛把八岁的小妹妹送给人家，全家逃到英租界，住进了一家公司楼上的“难民所”。

难民所里，人挤得象堆梭子，天气闷热，空气齁齁，瘟疫很快就蔓延开来。有的人今晚还躺在你身旁呻吟，第二天早晨便直挺挺躺在那里死去了。死的人多了，连运尸首都来不及，有时一口薄板棺材被硬塞下两具尸体。

“走，赶快离开这里！”爸爸和另外三家逃难的乡亲商量后，在法租界的拉斐德路（现复兴路）合租了一间小阁楼。四家十口人，挤在一间不到十平方米大的地方。

在租界里找不到生活做，爸爸只好挑着担子去卖青菜，受尽西洋巡捕的敲榨和欺凌。有一天，爸爸在一家小店铺前歇下菜担子，要买两根烟抽，冷不防从旁边走来了一个法国巡捕，指着菜担，硬说爸爸违犯市场管理法，蛮不讲理地抢走了爸爸的营业执照。仙娣有时拎个小篮子卖点生姜、小葱，也被加上“扰乱市场”的罪名，抓到巡捕房去。十二岁的仙娣憋不住满腔怒气，问爸爸说：“爸爸，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吗？为什么这些洋巡捕要来欺侮我们呢？”爸爸忿忿地说：“有人吃里扒外，甘当走狗啊！阿仙，你长大了就会明白的。”爸爸把仇恨的火种播进仙娣的心里。

一九四一年，日寇进入租界。卖菜的小生意更做不成了。仙娣一家走投无路，又被逼着迁回象仪港。这时，爸爸的气管炎越来越严重，经常咳得靠在墙上喘个不停。妈妈也找不到生活做。仙娣只得跟着婶娘去找个生路。从乡下背一两斗米，偷偷带进市区卖掉，从中挣得一点点米，换些六谷粉回家糊口。

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，日寇加紧搜刮粮食，严禁自由买卖，并在城乡要道上，拉起铁丝网，设下岗哨，盘查行人。抓到带米进城的人，就用枪托砸，用刺刀捅，放出狼狗咬，许多人都活活被折磨死了。仙娣明知干这活就象走在刀尖上，可是，为了一家的生活，也只好去冒险。

一天傍晚，仙娣和婶娘各背着一袋米，摸到一座桥边。刚刚拉开铁丝网，就被鬼子的哨兵发现了。仙娣慌忙钻过铁丝网，右眼皮上被尖利的铁丝头拉了一道口子，鲜血直流，

但总算逃脱了。可是，婶娘却不幸被鬼子抓住了。鬼子扯住婶娘的头发，把她拉到路口，反绑着她的双手，将绳子的另一头拴在脚踏车的后架上。鬼子骑着车子打圈圈，拖起婶娘跟着跑，直到绳子断了才罢休。这时婶娘正在怀孕期，加上又饿又累，被折磨得半死不活。仙娣躲在远处，看到这种惨象，不禁咬着牙，捏紧出了汗的拳头，恨不得把鬼子的“乌龟壳”（岗哨）砸个稀巴烂！

爸、妈说什么也不让仙娣再去干这生活了。可是，一家六口要吃饭，总得找个活做呀。那时，本国工厂纷纷倒闭，日本人的工厂却越办越多，大肆掠夺中国的原料，榨取中国工人的血汗。仙娣先后进了日本人办的酒精厂和松紧带厂。日本领班、工头凶狠极了，经常用大皮靴朝着工人身上乱踢，动不动就把工人开除。仙娣和妹妹在松紧带厂，每天做工达十二小时，每月的工资只有两斗米，全家就靠着这四斗米过日子。冬天下雪，天气很冷，买不起棉衣，姐妹俩只有一件厚布做的旧外衣，只好两人各做一班活，轮流穿用，谁下班回家，就换给上班的人穿。日本老板订了许多压迫工人的厂规，迟到一步就得罚款扣工资。家里离厂子远，仙娣一吃过饭就要赶路上班，往往在半路上被冷风一吹，就会把刚喝下的稀粥吐个精光，空着肚子进厂做生活。

在深重的压榨下，仙娣和工人们恨透了日本鬼子。有一次，厂里丢了东西，日本领班硬说是一个十三岁的童工偷的，用皮鞭把他打得浑身一条紫、一道红。还在他的脖子上挂个牌子，强迫工人来看。领班瞪着眼睛说：“谁偷东西，

就要这样打！”但是，那个童工是个硬骨头，打得再厉害也不招认。领班见硬的不行，又换一个手段，下班后，把仙娣叫到办公室里。这家伙晃着光脑袋，露出一嘴金牙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你的说出谁偷东西，我送你好好的礼物。”

仙娣胸中升起了怒火。心想：“瞎了你的狗眼！就是搬来银山金树，也休想来收买我！”她冷冷地回答了一句：“不知道！”

“嗯，只要你说了，这袜带给你，这吊带拿回去给你父亲。”领班拉开抽屉，拿出袜带和吊带来。

“我们穷人用不着这些东西，还是留着你自己用吧！”

领班气急败坏地“哼哼”几声，把仙娣赶出来。

在回来的路上，仙娣想：什么时候才能赶走这些吃人的豺狼呀！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坚持抗战到底，并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，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，日寇投降了。在上海的日本侵略军集中在虹口等待乘船回国。那天，仙娣和一群姐妹特地跑到码头上去看。曾经骄横一时的鬼子兵，一个个龟缩着身子，耷拉着脑袋，这就是侵略者可耻的下场。仙娣看了，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！

旧恨未消添新仇

可是，前门走了日本鬼子，后门又来了国民党，上海仍然是一座活地狱。

一九四五年十月，仙娣进了保丰纱厂。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，同日本侵略者占领时期没有两样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，象枷锁一样紧紧地套在工人身上。

仙娣一家跟纱厂的关系特别深。妈妈、姑姑、婶娘和堂嫂们都穿过编上号码的白围单。仙娣从小就在纱厂里受煎熬。十岁时，她就进统益纱厂做童工，挨打受骂。十四岁那年，她进了申新二厂。为了拿点工资，每天要做十二小时的活，星期天转班还要连做十六小时。老板还要想方设法克扣工钱。工人要在厂里吃一顿饭，从工资里扣下大米钱，却给你小米吃，只值一分钱的烂冬瓜，却要扣你三、四分钱。真象俗话说说的：“鹭鸶腿上也要劈下精肉。”到了冬天，饭冷得结成冰块，只好放在热水槽里把冰块化掉再吃下去。真是不吃肚子发饿，吃下满腔怒火！领班、拿摩温整天在车间里背着手转来转去。稍不顺眼，就是一顿臭骂毒打。仙娣和姐妹们计议说：“老板不把我们当人，我们为什么要替他卖命！”大家想出各种办法进行反抗。接断头时，常不拔起简管，只把纱线胡乱地绕上去就算了。那个绰号叫“矮鬼”的领班，气得吹胡子瞪眼睛，嘴里骂着：“折烂污！折烂污！”但也无可奈何。

仙娣还进过申新九厂、麻织厂……进一个工厂就添一层苦难，加一层仇恨。那时候，姐妹们悲愤地唱道：

汽笛呜呜机车响，

纺纱阿姐泪汪汪。

一寸棉纱一寸恨，

纱长哪有仇恨长！

.....

保丰纱厂资本家的黑肚肠里藏的尽是剥削经。他只顾敲骨吸髓，不顾工人死活。有一次，车间的天轴出了故障，厂里不肯停车，他们还硬逼着一个发高烧的工人上去抢修。不一会，这个工人就被飞转的皮带卷了进去，刹那间变成了一滩滩血肉！厂里压迫工人的规章条例十分残酷，“抄身制”……就象一根根绳索套在工人身上。工人生了病，就有被开除的危险。染部有一个老工人，劳累成疾，经常咯血。他怕被资本家知道，偷偷地把血吐在牙缸里。可是终于被领班发现了，把他踢出了厂门，不久便在贫病交困之中死去了。女工怀孕也要开除。有的女工怀了孕，只好用绷带绑紧肚子，分娩的时候把孩子生在厕所里。

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资本家想方设法压榨工人，工人们就用各种办法跟他们斗争。有时偷偷地把嚼过的饭粒塞进马达传动皮带里，以减慢车速。晚上十点以后，领班和拿摩温睡觉去了，姐妹们就开空车，让断头、飞花到处飞扬，有时干脆把车间的门关起来，仙娣和几个年轻的姐妹们坐在门口望风，让其他工人停车睡觉。

一九四六年春，全厂工人举行罢工。这一天，仙娣特别兴奋。车间里红灯一亮，仙娣和姐妹们立即把车关掉。大伙愤怒地高呼“实行十小时工作制”、“不许无故开除工人”、“女工要有产假”等口号，全厂沸腾起来。资本家立即派出领班、拿摩温等爪牙，四出活动，妄图破坏罢工。仙娣和姐妹

们一见这些爪牙窜进车间，就从四面八方向他们扔筒管，打得他们哇哇直叫，抱头鼠窜。

资本家慌了手脚，忙请伪警备司令部派兵弹压，把工厂包围起来，在墙头架起机关枪，企图威胁工人。但是，工人们威武不屈，拒不复工。资本家又派出姓郑的双领班走进车间，强迫女工们开车。

“不答应我们的条件、决不复工！”仙娣和姐妹们齐声喊道。

“你们先复工，条件好商量嘛。”那家伙眨着一双狡猾的眼睛。

“要先答应条件，才能复工！”女工们又齐声怒吼起来。

“这样吧，你们派出代表来谈判。”

仙娣和姐妹们知道这是个阴谋，立即顶回去：“有什么话就当着大家的面说吧。”“我们的条件明摆着，用不着再派代表！”这家伙终于在一片喊声中被轰出车间。

罢工一连坚持了七天，资本家终于被迫答应了工人的条件。通过这次斗争，仙娣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一根纱一扯就断，千万根纱拧成一股，就拉不断了。团结斗争才有力量。

可是，政权还在反动派手里，工厂还在资本家手里，工人仍然逃不出剥削和压迫的罗网。一九四七年底，仙娣因为整天站在潮湿的车间里做生活，脚上生了丹毒，资本家就借故把她开除了。

这时候，解放战争节节胜利，蒋管区民怨沸腾，国民党

反动派日趋崩溃。仙娣和姐妹们都知道，黑夜快到尽头，天要亮了！

迎朝阳革命向前

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清晨，灿烂的阳光照耀在黄浦江上。上海解放了！

不久，仙娣就回工厂了。接到复工通知的那天，她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：资本家把她开除出厂，共产党把她请回工厂，旧社会的奴隶成了新社会的主人！有毛主席、共产党撑腰，劳动人民再也不会受欺压了！她从心底里感谢党、感谢毛主席。当她第一次走进夜校课堂，大声朗读着黑板上“毛主席万岁”五个大字时，激动和幸福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。她怀着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，努力学习文化，认真读毛主席的书，积极投入各项政治运动。在党的教育培养下，她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。一九五三年六月，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支部大会上，她把藏在心里的千言万语变成一句话：“我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干一辈子革命！”从此以后，她想的是革命的大目标，跟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迈的是继续革命的步伐，忠心耿耿，勤勤恳恳，朴朴素素，实实在在，专心致意干好党交给她的每一项工作。她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、三八红旗手。工人们赞扬说：“阿仙把整个心眼儿都扑在革命事业上了。”一九六二年，国家克服了暂时经济困难，各条战线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。仙娣怀着对

帝、修、反的深仇大恨，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。为了扩大生产，在仙娣和伙伴们的建议下，厂里决定把前几年关掉的旧机车重新开起来。这些旧机车刚开起来故障多，效率低，挡车困难。仙娣心里想：“我是共产党员，应当把困难留给自己，把方便让给阶级姐妹。”主动要求去挡旧机车。为了把这两台旧车拾掇好，她反复钻研，细心观察机台运转情况，努力掌握它的规律。当这两台车运转正常后，她就把它让给别人，又去挡另两台新开的旧车。就这样，不好挡的要过来，搞好了让出去，一连让了几十台车，直到把所有的旧车都开动起来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仙娣牢记毛主席关于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的教导，勇敢地投入了这场伟大革命斗争的洪流，在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同时，一步不离地坚守生产岗位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，生产任务也保证完成，获得广大职工的赞扬。一九六九年，这个童工出身的普通工人，被推选为厂革委会委员、厂党委委员，勇敢挑起新的革命重担。

选进领导班子后，仙娣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。她把担负领导职务看做继续革命的新起点，更加朝气蓬勃，更加勤恳朴实，也更加自觉地看书学习，积极投入批林整风运动，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。有一次，仙娣发现住在同一座楼的一个坏分子拿黄色小说，在青年人中传播。仙娣意识到，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，是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，不能听之任之。她提高了警惕，注意观察动静。有一天，仙娣回到宿舍